

#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 in Central Europe and Perspective of Cooperation with Taiwan

## 台灣和中歐人權和轉型正義議題 以及和台灣的可能合作

Wei-Yun Lin (林蔚昀)

Email: [yixiangrenworld@gmail.com](mailto:yixiangrenworld@gmail.com)



捷克共產主義博物館  
Museum of  
Communism, Czech  
Republic



THE TEACHER



Классная работа.

Пионер держит знамя. Колхозница  
копает грядку лопатой. Лодка плывет  
по озеру. Девочка выглядывает из окна.  
Саша гладит кофту утюгом.  
Всея читает книгу и кураа.



# 波蘭二戰博物館

Museum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Gdansk, Poland







# 波蘭團結工聯中心

## European Solidarity Centre





SOLIDARNOŚ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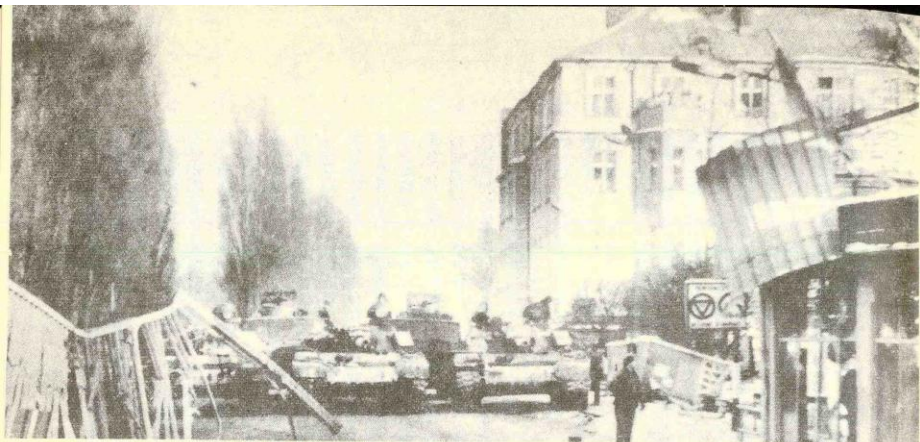
GDAŃSK sierpień '80

Plakat ze znakiem „Solidarność”, sierpień 1980  
autor: Jerzy Janiszewski | Europejskie Centrum Solidarności

Poster with the „Solidarność” logo, August 1980  
Author: Jerzy Janiszewski | European Solidarity Cent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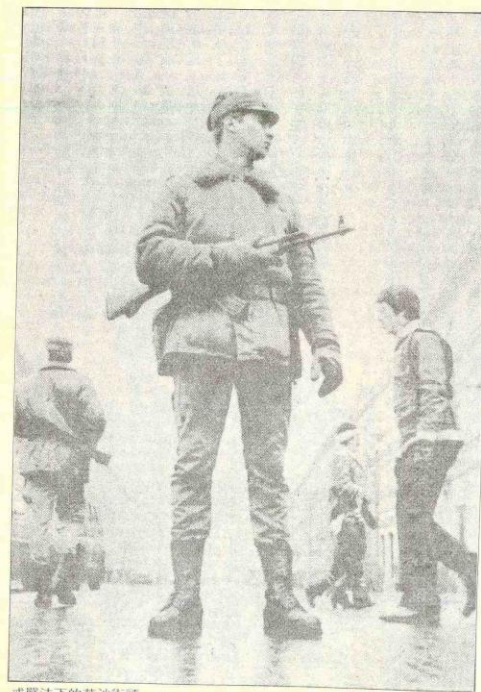
團結工聯旗幟的象徵：軍隊與民兵的坦克

：「我是華沙公約的頭號人物，這點你們別搞忘了。」嗯，這話或許不是針對我們而發，而是針對團結工聯裏頭的那些狂熱份子。關鍵在於他們不把這話當真，他們不理會庫里可夫。他們堅信，俄國人不管在心理上或政治上都應當接受下面的這兩項事實：波蘭的情勢已成定局，以及團結工聯即將成為波蘭境內最主要的力量。而大家也都知道，他們一旦掌權，馬上就會對付俄國人。可是，妳不相信我的話。既然妳不相信我的話，那我們又何必繼續談下去呢？

問：說實話，拉可烏斯基先生，且不管庫里可夫、蘇斯洛夫有沒有參與其事，你們是在什麼時候決定要實施戒嚴的？春天，夏天，或者秋天？

答：不，不，不。我們籌劃戒嚴演習達數月之久的說法是不確實的。實施戒嚴並非賈魯塞斯將軍（總理）的本意。他又不是個缺乏想像力的人，怎麼可能不知道這麼做會有什麼後果。事實上，他是一個非常特殊的軍人。他不僅細心、聰明，同時更是一位人道主義者。他希望用和平的手段來解決這個問題。

由於這個原因，所以我們提出了全國協商陣線的構想。由於這個原因，所以我們於十一月四日和葛蘭普大主教（波蘭天主教的）及華勒沙開會討論將團結工聯納入政府的可能性。相信我，這種作法蘇聯人是一定會接受的。賈魯塞斯將軍極力要促成這件事情。每次團結工聯的那些狂熱份子悍然拒絕我們所提的一項方案



戒嚴法下的華沙街頭

還在坎尼亞——布里茲涅夫會談中抨擊波蘭境內的「反社會主義團體」。而華沙公約組織國家的代表們則於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在莫斯科發出這樣的一個警告：「波蘭是個社會主義國家，而且將永遠是個社會主義國家。」翌年二月，布里茲涅夫在第二十六屆共黨大會中宣佈：「波蘭境內的社會主義已經發生動搖了。兩個月之後，他又在布拉格發表了相同的聲明。就在這個時候，塔斯社把波蘭的情勢界定為「造反」。於是，像「反動份子得意忘形」之類的謔責、恫嚇、辱罵便從此大批出籠。同時，一連

串的軍事演習也在波蘭的邊界上展開了。妳所提的這些都是事實：擔心波蘭情勢的並非只是蘇聯一國而已。我們的另一些鄰國，如捷克、東德，也都憂懼不已。關於軍事演習，我能夠接受的一種說法是：那是他們用來向我們傳達心中憂懼的一個手段。不過，他們只不過是動動口而已——動口和動手到底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妳知道：由於蘇聯和波蘭的國界上目前佈署有SS-9飛彈，所以現今的戰略利益和二十年前以前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問：拉可烏斯基先生，要是SS-9這條直捷帶真的管用，那蘇斯洛夫（蘇維埃政治局故委員）又何必在四月底來華沙走一趟？難道他是來欣賞波蘭明媚的春光不成？

答：當然不是。他來華沙是為了要批判波蘭情勢的發展。他當然有這個權利。波蘭的這種情勢叫一位像蘇斯洛夫這樣的意識形態大師心憂如焚，這在我看來是不難理解的。可是，他只是來表示他個人的看法，而不是來說「這麼辦，那麼辦」的。他的來訪對波蘭的局勢並沒有產生重大的影響。我是說：我們的革新並沒有因而停頓下來。相信我，請妳相信我：在內政方面，我們要比你們所想的更自由些。

問：然而在十一月底，當事態愈演愈烈，甚至於還出現反蘇示威時，庫里可夫元帥（華沙公約最高指揮官）來到了華沙。據聞他當時說了這樣的話：「你們若自己不動手，我們就要動手了。」然後，他就留在波蘭監督你們執行「自我入侵」。

答：費女士，我要抗議，我要嚴重抗議「自我入侵」。這種說法。十二月十三日那天我們並不是侵略自己，而是拯救自己。同時，庫里可夫到華沙來並不是為了要發號施令，而是為了完全不同的目的。

問：好罷，就算他是來看他的女朋友，或是要到羅斯拉河釣魚吧。

答：我們可以這麼說，他也許是要求這兒提醒我們

時，他總是回答道：「讓我們再試試看。」每次我回去告訴他說：「沒辦法，他們不肯聽，我放棄了。」他總是用同一句話回答我：「再試試看。」

問：那麼，你們是在什麼時候開始策劃戒嚴演習的？

答：十一月月底團結工聯舉行拉登會議之後，那是一次秘密會議，會中他們除了說他們應該公開要求政權之外，華勒沙更宣佈：「衝突已無法避免，而我們也需要衝突。談判純粹是一種鬥智，從現在起我們就來看一看誰的手段比較高。」不錯，一直到團結工聯在拉登召開大會，事情才變得無可挽回。拉登會議把我搞壞了，因為拉登會議並不是在葛巴上說說就算了。在會議上，他們除了着手編組一支工廠及礦場工人的民兵外，同時還宣佈要在十二月的第二個禮拜發動總罷工，並舉行街頭示威。團結工聯中，以馬佐烏澤及華沙近郊兩個地區的會員最為激進。他們完全瘋了。十一月二十八日，賈魯塞斯基一方面試圖通過一條法律來阻止罷工，一方面要求工聯領袖自制。但他們卻對他嗤之以鼻。他們說：「政府若訂出一條對付罷工用的特別法，那一定會引起總罷工。」於是他們呼籲在十二月十七日那天發動總罷工。這無疑地便是他們在拉登會議中所暴露的「衝突」陰謀。流血。內戰。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有兩種選擇，一為實施戒嚴，一為政府束手就縛，任憑宰割。相信我，請妳相信我。

1. 台灣和中歐國家（如波蘭、匈牙利、捷克）有類似的歷史，以及民主化過程中經歷的挑戰，各位是否認為台灣和波蘭、匈牙利、捷克有合作、對話交流的可能性？如果有，那要如何做？

1. Taiwan and Central European Countries such as Poland, Hungary and Czech has common past, and face similar challenges, do you think we have space for cooperation and dialogue, if so, how?

2. 過去的歷史要如何傳承給下一代？我這次參訪波蘭，從團結工聯中心和二戰博物館聽說，14歲以下的孩子會關心歷史，但14歲以上的青少年不關心歷史，我們要如何克服這個挑戰？

2. How can we pass down past experiences from history? During my visit to Poland in October I heard from ESC and Museum of WWII Poland has this problem: children under 14 are interested in history, but above 14 not. How can we overcome it?

3. 在我們開會的此刻，烏克蘭依然承受俄羅斯的攻擊。團結工聯中心的館長貝西·克斯基（Basil Kerski）曾說歐洲應該和烏克蘭、台灣、香港站在一起，那要如何做呢？

3. In the meantime, when we are having conference, Ukraine is still under attack of Russia. Basil Kerski, the director of European Center of Solidarity, said that Europe should form solidarity with Ukraine, Taiwan and Hong Kong, how can we achieve that?